

後漢書

二六

列傳卷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武

何進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  
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  
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  
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  
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  
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  
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  
肴糧於路勻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  
將性踈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  
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  
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  
考逮永康元年上䟽諫曰臣聞明主不諱

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

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

百世

熙盛也

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

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

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梁翼孫壽寇榮

鄧萬代見相紀也

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

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

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

二世即胡亥

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

趙高使女壻閭樂弑胡亥於望夷宮

近者姦臣牢

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

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

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

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

時謂即時也

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

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音古本反

劉

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

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

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

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

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

嘉士

嘉士猶善人也

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

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

上音時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

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

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

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旣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旣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

後漢列傳五十九

凶凶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  
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  
同志尹勲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  
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  
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  
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爲從事  
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  
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  
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  
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

合策勦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

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閹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

蕭望之令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

顯數十輩平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

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

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

嬖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

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

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

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  
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  
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  
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  
常侍蘇康等音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  
后允豫未忍允音湏允  
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  
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  
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  
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

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  
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  
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  
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  
尚書鄭颺

立音

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

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勲  
侍御史祝瑁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勲  
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

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啗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榮信閉諸

禁門

榮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官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榮傳審印信

然後受之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

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

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出鄭颺

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

門絕複道

複音福

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

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

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

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

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  
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殿驍都侯劔戟  
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  
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  
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  
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

洛陽都亭

續漢志曰相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  
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

年尚可後年礲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  
法也時中常待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  
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  
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辟  
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  
也後年礲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礲音苦敎  
反礲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

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  
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  
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  
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  
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

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

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

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

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

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

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

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

而出廣雅曰木藁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

流俯仰蝓屈蝓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